

意杨礼赞

□ 李清

（一）

我初次见到意杨，是儿时的一个春日。那时父亲从集市上带回了几株树苗，细瘦的枝干裹着青灰色的皮，顶端冒出几片嫩芽，在风里微微颤动。父亲说：“这叫意杨，栽下去，几年就能长成大树。”我蹲在一旁，看他把树苗插进松软的泥土里，心里疑惑：这么细弱的苗子，真能活下来吗？

一开始我不知道“意杨”是哪两个字，知道以后，以为是从意大利进口的杨树，觉得有些神奇。后来才知道，意杨确实并非土生土长的树种，却也不是直接从欧洲进口的树木，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国从意大利引进的黑杨与美洲毛白杨的杂交品种，故得名“意杨”。

起初家乡的人们并不看好意杨，觉得它不如水杉优美，不如梧桐漂亮，甚至不如老柳树有风情。但这种树有着倔强的生命力，耐盐碱、抗风沙，在贫瘠的土壤里也能扎根，且生长速度极快，五六年光景便能蹿到几丈高。

那年春天，村里组织在村道两旁栽意杨，男女老少都来看热

闹。有人摇头：“这树长得快，怕是活不长。”也有人嘀咕：“木头软，能派什么用场？”可没过几年，那些曾被讥讽为“细麻秆”的树苗，已长得比屋顶还高。树干笔直，分枝很少，树冠窄小，叶片宽大如手掌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地响，像无数绿色的旗帜在风中招展。

关于这些树，还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。那一年，村道上新栽的意杨苗刚抽条，一夜之间被人折断了好几棵。第二天，派出所的人来查，发现是村里的光红干的人来查，发现是村里的光红干的。光红平时挺老实，那天在亲戚家喝醉了，晚上回家的路上，不知怎的跟这些树苗较上了劲，顺手就撅断了几根。酒醒后，他懊悔不已，主动赔了钱并补种新苗。说来也怪，一些被他折断的树苗竟没死，断口处又抽出新枝，硬是活了下来。后来，光红每次路过那片林子，总要念叨两句：“这树，脾气倔，跟人一样。”

再后来，那些意杨长得越发茂密，村道成了绿廊。夏日里，浓荫蔽日，行人走在下面，暑气顿消。树根牢牢抓住沙土，风再

也卷不起漫天黄尘。人们渐渐忘了当初的质疑，习惯了它的存在，就像习惯了家乡田里的麦子、河边的芦苇一样。它不声不响地长，不声不响地绿，也不声不响地改变着家乡土地的模样。

许多年后，我读到一些关于意杨的介绍，说它是“速生丰产的绿色卫士”，是“防风固沙的功臣”，甚至被称作“穷人的树”。可在我记忆里，它始终是父亲栽下的那几株细瘦的苗，是村口那排被醉汉折断又顽强活下来的绿影，是无数个夏日里沙沙作响的浓荫。它不够名贵，不够优雅，但它站在那里，就是一种承诺——只要给土地一点时间，它会还你一片苍翠。

（二）

父亲在屋前种下几棵意杨，原本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经济目的。记得那时我刚上小学，家门前的空地光秃秃的，夏日里晒得发烫。父亲从集市弄来几株树苗后，挖坑、培土、浇水，动作利落，像在田里插秧。我蹲在旁边看，问他：“这树要多久才能长大？”

他擦了擦汗，笑着说：“快得很，等不到你上中学，它就能给你遮太阳了。”

果然，不过一年多光景，那些意杨便蹿得比屋顶高了。树干笔直如束，树皮渐渐皴裂出纵向的纹路，摸上去粗砺而温暖。夏天，浓密的树冠投下一片清凉，我们全家常在树下吃饭、乘凉。傍晚时分，风掠过树梢，叶片沙沙作响，像无数细碎的私语。有时母亲会把小床搬到树下，我和弟弟躺在小床上面，透过枝叶的缝隙数星星。有风刮过时，偶尔会有几片树叶飘落下来，轻轻拍在脸上，带着草木特有的清香。父亲说，意杨的叶子宽大，所以风一吹声音就特别响，不像柳树那样细声细气的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，每次回来，都能发现那些意杨又长高了一截。它们不再只是门前的几棵树，而成了家的标志。远远地看见那一片高出屋顶很多，比邻居家建在高处的楼房还高的树冠，就知道快到家了。

宿迁市泗阳县是“中国意杨之乡”。如果你看过那里的意杨林，就会知道那是苏北大地最壮观的绿色景观。这个县的意杨种植面积高达60万亩。道路两旁，意杨如卫兵般整齐排列，枝叶交错，形成望不到尽头的绿色隧道。盛夏时节，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，车轮碾过路面，树影

在身上流淌，仿佛穿行在一条流动的河流中。到了秋天，树叶转黄，远远望去，大地像是铺了一层金箔，风吹过时，黄叶纷纷扬扬，宛如一场静默的金色雪花。当地还建了“中国杨树博物馆”，举办“中国杨树节”，形成了“种植—加工—文旅”一体化模式。洪泽湖周边、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意杨林带蔚为壮观，已成为摄影和生态旅游的热门地。

意杨不仅改变了家乡的景观，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。老家的村道多是沙土，一刮风就会起风沙。自从大规模种植意杨后，沙尘少了，空气也变得湿润了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些树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。意杨长得快，五六年就能成材，砍伐后可以加工成胶合板、造纸原料，或者直接用作建筑木材。村里不少人靠种意杨盖起了新房，甚至供孩子上了大学。

记得弟弟结婚那年，他的老丈人是个木匠，来到我家，用我家种的几棵意杨，为他打了整屋的家具——衣柜、大床、梳妆台，还有好几张方凳。当时有人笑话说意杨木不够高档，做出来的家具不上档次。可老木匠手艺好，把家具打磨得光滑细腻，接榫做得严丝合缝，那些家具用了许多年依然结实。弟弟那张用意杨木做的婚床，床板轻而韧，睡上去不硌人，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木

头香气。他的老丈人说：“意杨木软，好加工，做出来的东西轻便耐用。”木头哪有贵贱？用得顺手就是好木头。

意杨的轮回，也成了乡村生活的一部分。每隔几年，村里就会有人砍树。锯木声“嗤啦嗤啦”地响，接着是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一棵高大的意杨缓缓倒下。砍树的日子像一场小小的仪式，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。树砍倒之后，男人们合力把树干锯成段，孩子们在堆放的树枝间追逐嬉戏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未见过谁因为砍树而伤感。或许是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很快又会有新的树苗栽下去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原来的树坑里又种上了新苗，细细的一株，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像是给未来的承诺。

这种循环，也像乡土生活的一种隐喻。树长高了，被砍掉，新的树苗又长起来。一代人老去，新一代人接续。意杨不是名贵的树种，它平凡、速生，甚至有些廉价，可正是这种平凡，让它与土地、与人的生活紧密交织。它不追求永恒，却在一次次轮回中，成就了另一种生生不息。

家乡有很多给我留下记忆的树木。而许多年后，我走过许多地方，见过名山大川，也见过奇花异木，可记忆里最鲜活的，依然是家乡的意杨——父亲种下的那几棵，村口被醉汉折断又顽强活下来的那几排，还有绵延在苏

北平原上的那一片绿海。它们不是风景，而是生活本身。

（三）

多年后我回到老家时，发现父亲栽下的意杨已经长得粗壮如柱。树皮上深深的纵纹，摸着粗糙而温暖，像老人布满皱纹的手背。最大的一棵，树干粗得需要两人合抱，仰头望去，树冠高耸入云，树枝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摇晃。父亲站在树下，头发已经花白，他拍了拍树干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当年种下的时候，还没你胳膊粗呢。”时光在树和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，只是树依然挺立，而父亲的背却有些佝偻了。

前些年，父母搬到镇上居住。我在城里安了家，也不需要家里的意杨打家具了。有人看中了我老家屋前的几棵树，提出要买。父亲犹豫了很久，终于还是卖掉了大部分，只留下了两棵。砍树那天，他站在一旁默默看着，当锯子切入树干时，他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。


意杨从来不是高贵的树种。它不像松柏那般被文人墨客歌颂，也不似杨柳那样婀娜多姿惹人怜爱。茅盾先生在《白杨礼赞》中说，西北高原上的白杨倔强挺立，参天耸立，不折不挠，对抗着西北风，称它“伟岸，正直”“是树中的伟丈夫”。我家乡的意杨，从没有

有人热烈地赞美过。它平凡得甚至有些不起眼，树干笔直得近乎单调，树叶宽大却不够精致。可正是这样的树，在苏北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，用惊人的速度生长，默默地守护着村庄和田地。它不需要精心照料，不挑剔土壤的贫瘠，给一点阳光和雨水就能茁壮成长，很像生活在那里的农人——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用最朴实的劳作换来收成，从不抱怨土地的贫瘠，也不奢望命运的厚待。意杨和他们一样，都是这片土地忠实的子民。

我常想，为什么意杨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得如此之好？或许正是因为它的品性与这片土地最为相配。从科学上来讲，意杨喜湿润土壤，耐轻度盐碱，水边的沙质土壤最适合它生长。苏北虽是鱼米之乡，但土壤并不都特别肥沃，有些地方还带着盐碱，春季有风沙，夏季又常干旱。可意杨偏偏就适合这样的环境。它耐盐碱、抗风沙，根系发达能牢牢抓住土壤。这让我想起村里的老人们，他们经历过饥荒、洪水，却始终坚守在这片土地上，用双手一点一点改善生活。他们像意杨一样有着惊人的韧性，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能够顽强生存。这种特质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在与土地的长期相处中磨砺出来的。

一个深秋的傍晚，我独自站在村外的一片意杨林边。夕阳西

沉，金色的光芒穿过枝叶，在地上织就一片流动的碎金。风吹过树林，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，像一场安静的雨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些树早已不仅仅是树了。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，见证了父亲的衰老，也见证了村庄的变迁。每一个年轮里都刻着时光的印记，每一片落叶都承载着记忆的重量。它们站在那里，就是一部无声的乡土史。那些被砍伐的意杨，变成了房屋的梁柱、家具的板材，继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，而新栽下的树苗，又在阳光下茁壮成长，延续着生命的轮回。

父亲留下的那两棵意杨，依然挺立在老屋前。每次回去，我都要在树下站一会儿，听着熟悉的沙沙声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全家乘凉的夏夜。如今老屋已经无人居住，我也不常回来了，但这两棵树还在，它们会继续生长，继续守望，就像无数平凡而坚韧的生命一样，在岁月里书写着自己的故事。意杨不会说话，但它用年轮记录时光，用枝叶诉说风雨，用生命诠释着什么叫作平凡的伟大。站在树下，我想到的是，有些东西看似普通，却最是珍贵，有些生命看似平凡，却最是动人。而我写下的这些平凡的文字，就是我对意杨发自内心的礼赞。

（李清，中国风景园林网主编）